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〇七一號

訂報地址：各郵電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汾西二區農民代表大會

交換丈地評產量經驗

（新華社呂梁訊）汾西二區農民代表大會，討論平分土地及分配鬥爭果實問題。勍香、西村、它支三個村代表分別報告了他們丈地評產量的經驗：勍香以行政村代表會統一領導，自然村成立丈地評產小組（以缺地少地農民組成），分路進行，五相檢查，但結果仍然發現隱瞞土地和產量的情形，於是決定分路到各村查，發現安上隱瞞了一百多畝好坡地及平地，又壓低了產量，東溝底也隱瞞了一百七十畝，產量壓低了一半。其次西村代表報告該村以行政村吸收各村代表，組織了五十餘人的丈地隊和三個評產組，到各村巡迴丈量。大家認爲這種方法不好，因外村的人不熟識地質，不好評定產量，也會限制了羣衆間的爭論以求得公平合理，結果要高都高了，要低都低了；而且五十多人長期離家丈地，到那村都是派飯，也是問題。最後由它支村代表報告，他們沒有要中農參加，怕中農壓低產量；爲了防止隱瞞，甚至村與村派出人監視外村。大家指出，他們沒有讓中農參加，不是團結中農的態度，派人監視外村，不是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大家認爲還是勍香的辦法較好，大家決定這三個村的代表到其他村去幫助。討論分配果實時，根據由雲行政村孫南莊自然村的劉平喜所談情況，該村分配果實不是按貧苦程度缺甚補甚分的，應重新分配。北沙壞的分配，也是走了富農路綫，他們預先將果實打價，僱貧中農分了三等九級，把果實集中在一個家中，分配時有工作團工作員劉德盛「掌握」，利用富農侯鳳祭、中農王全保、下中農王文堅、貧農祭元科幾個人決定從家裏往外拿，劉德盛叫往院中離的堆堆上放甚就放甚。（編者按：這村分配果實，是不是由工作團劉德盛一人包辦的？所謂「利用」的這四人，是分配委員，還是由劉一人臨時指定的？不管是怎樣，爲什麼會叫富農侯鳳祭也參加了？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是否研究檢查過了？除批評了富農路綫的分配之外，這也是一個應該弄清楚的問題，來稿對此沒有一點批判，也未說明情況。）果實中有件皮襖，打價三石小米，貧僱農誰都不願要，最後，湊給了貧農王根喜。再有四付香盤供器，打價三石四斗糧食分給四個僱農。王根喜說：「像我這光棍一條，要這東西能做甚？」代表大會討論怎樣才能分的公平合理時，要李民說：「要三番五次討論，窮坑大的自己報，先交僱貧農研究後，再交農民大會討論通過。」女代表王紀明接着提出要照顧單身漢的困難，分給現成東西，特別是衣服被子鞋襪。在各代表報告各行政村通過的分配果實原則後，部份村莊提出「以自然村爲單位分配，行政村照顧。」它支代表康永祥堅持這種分法，並企圖在大會上通過，全場咯吵鬧了，有的代表不同意這樣分法，王計全說：「那就分不合理，窮村子就翻不起來。」楊金達也說：「你翻身，我翻身，大家翻身，一定要以行政村爲單位統一分配。」代表們又咯吵起來，贊成這個意見，大家說：「這是好意見，咱就按這辦法分配，要天下窮人一齊翻身才對。」（王光）

臨縣劉家塌舊農幹劉汝海

包庇封建私分果實

行政村會上把他撤了職開除黨籍

（臨縣訊）一區後月鏡行政村劉家塌舊農會幹事劉汝海，當了行政村翻身委員後，包庇封建勢力／私分、浪費鬥爭果實，羣衆起來撤了他的職。該村富農劉佔堂拿出五石三斗細糧後，還在野外偷放的三石多糧，劉汝海不讓他交給羣衆，並說：「放在我家裏。」劉佔堂在會上自報有白洋五十幾元，拿出白洋一百廿一元，他告訴泥溝劉溫厚（行政村委員）說劉佔堂只拿出白洋五十二元，並想從劉佔堂拿出的一百廿一元中，抽的給地主劉明雲頂上三十三元。陰曆十一月初一召開農民大會時，劉汝海說：「咱村地主富農的問題結束呀，我對泥溝劉溫厚們說：劉明雲家也拿出白洋卅三元、以後咱村莫的人說得一致些。」初一晚上，劉汝海又召開農民大會，要私分劉佔堂拿出的三十六元白洋。到會的人都不同意，會議無結果而散。晚上劉汝海還對劉成財（翻身委員）說：「明晚分吧！把衆人的嘴捏住。」初三晚上，劉汝海又召開全村大會，地主劉明雲的二個兒子劉善興、劉善全，富農劉佔堂都參加，追着叫成財說怎樣分錢，當時村裏人都說使不得，但在劉汝海威嚇和一手包辦下，連地主富農，每戶都分了二元白洋、三斤鹽，劉汝海又「領導」大家在保管家內拿上鬥爭出的糯米、好麵、豆麵吃飯，共浪費了糯米二斗多，好麵、豆麵五十多斤，四十多斤炒麵，一百多斤山藥。初七晚上，貧農劉佔仁、劉成財、劉芝有等五人聯到這事不對，報告了工作團。初九，工作團派人前去，在農民大會上，將這些事實揭發出來，大家說他是行政村委員，在行政村會上處理他的問題。陰曆十一月十四日在行政村會上，撤了劉汝海的翻身委員職，並開除了黨籍。貧僱農小組重新選出僱農劉芝有當了翻身委員。（張光熙、劉溫厚）

興五區代表大會

組工作團到嵐四區工作

經過審查的村幹部及翻身農民積極份子二十餘人參加

（興縣訊）五區代表大會抽調經過審查的村幹部和農民骨幹二十餘人，組成工作團赴嵐四區參加土地改革。嵐四區鄰近興五區，四區那裏的農民聽到興五區鬥爭地主惡霸後，也迫切要求工作團派人去領導他們，兩個月前溫泉村貧僱農就自動去魏家灘找工作團，當時工作團因限於人力，只派去一個同志。這次區代表大會決定抽出十六個經過審查的村幹部，五個翻身農民積極份子，組成工作團前去。臨行前，農民白馬拖說：「這次叫我去，我定要堅決爲窮人做事！」村幹部白炳貴說：「咱這次去爲窮人翻身，盡咱力量啊，咱要把底底打得直直的，不要把底打成個灰。」大家還議定五條紀律：（一）要做工作模範。（二）不走地主富農路綫。（三）不爭取鬥爭果實。（四）不搞男女關係。（五）不假報工作。該團經研究嵐四區情況及學習羣衆路綫後，已於上月三十日向嵐四區出發。同時代表大會又抽出幹部六七人，分赴興一、四區參加工作團工作。（于凝）

洪趙上紀落農民

組織運輸隊攬脚拉炭

跑一冬天可賺出口糧和牲口草料

（新華社呂梁十二日電）洪趙三區上紀落行政村農民，組織大車運輸隊，爲貿易局攬脚，運送物資。全行政村共組織了十二輛大車，共三十四個牲口，以十二個人趕運，買用了流寒村農民李尙娃[illegible]於十一月初[illegible]始，現已運輸四次，獲利達木幣五百餘萬元，回脚時到炭窰上載回炭[illegible]來，回路上的花[illegible]賣，開銷外，還有餘項。溝東村中農苗模大，有馬一匹，搭伙貧農任[illegible]頭，[illegible]起鬥爭果實大車一輛，由任大儀趕上載運貿易局食鹽五百斤，回脚時又拉[illegible]，往返除花銷外，淨獲利三十六萬五千元，按四股均分（人、馬、驢、車四股）[illegible]萬一千餘元。上紀落村農會，將鬥爭出地主的三輛大車、二個騾子、三個毛驢（由[illegible]組織在一塊，由農民湯闊超、張俊生、丁林全三人趕車，從十二月十一日開始運[illegible]人牲口花銷外，已獲一百三十一萬二千元，並從西山拉過三次炭，共六千四百斤[illegible]藥蛋，由農會保存照本賣給村中貧僱農，每斤山藥川木五百元，市上賣一千元；每[illegible]本八千五百元，市上即達二萬元，解決了貧僱農巡輸困難。據湯闊超等說：「個[illegible]用了三個人的口糧，牲口草料也趕出來啦，燒燃也不愁啦，春耕生產最困難的人，還能從賺回的紅利中補給。」（常克）

洪趙上窰村富農郭文科

成立假農會到外村鬥爭

（新華社呂梁電）洪趙一區窰上村副郭文科（富農）害怕羣衆清算他，便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於十一月十日在村中召開一村民大會，他說：「咱村又小又窮，沒有地主，也沒有惡霸，咱可成立「農會」，向外「還征」（即門外村地主）。」說完後就由他提出破產地主楊成如，家有牛，貧農郭新窰等六個「代表」，叫大家舉手「通過」，宣佈「農會」成立。又派人把該村逃到石子村的地主馬秉功的老婆扣回。工作團聽到消息即派李許生（行政村幹部，貧農成份）前去領導。李去後，完全做了郭文科的尾巴。十一月十八日，以郭文科爲首，率領二十餘人，到十里路的北溝村進行「鬥爭」，將地主楊小康，富農楊新英、師小娃三家扣押，並將財產查封，將這三戶的二頭牛、一頭驢、六十餘隻羊，一同帶回窰上村。因此引起兩村糾紛，當時李許生才由他村趕來，講了一頓「天下農民一家人，兩村應聯合鬥爭」，並將郭文科和北溝村地主[illegible]

我神木駐軍

擊退進犯蔣匪

（神府訊）本月六日，蔣匪神木[illegible]餘，圖犯我神木城。我神木駐軍得悉，[illegible]十里之中切斷設伏，翌日拂曉與蔣匪[illegible]，我軍追擊五里餘，活捉蔣匪三名，獲步槍九支，彈藥一部。（呂光雲）

（新華社晉中十三日電）[illegible]我地方武裝，於十一月三十一日在牛家口伏擊閻匪，[illegible]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四支。十一月二[illegible]師二架二團一部，從陽曲五區下河[illegible]埋伏於前後溝底，閻匪進入伏擊圈[illegible]繳步槍一支，其他軍用品一部。（左仁、白燕）

平漢、隴海戰役戰果輝煌
蘇魯豫皖我軍殲敵三萬
攻克縣城十八座，破路四百五十里，
繳砲一六七門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前綫司令部頃發表第三十三號公報，公佈去年十二月平漢、隴海戰役與荷（澤）東（明）考（城）戰役之綜合戰果如下（不包括豫陝鄂解放軍協同作戰的戰果）：

（甲）殲敵正規軍番號：

整三師第二十旅全部（其中一部爲豫陝鄂解放軍所殲滅），暫二十四師第五旅全部，騎兵第一旅大部，整四十師三十九旅一一五團全部，整四十師特務營與輜重營全部，二十六軍特務營，國防部暫編獨立第二十六旅第一團大部，整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五團全部，整六十八師八十一旅砲兵營，整六十八師一一九旅砲兵營及整六十八師一八一旅五四三團（缺一個營），暫二十四師第六旅第一團第二營一個連，許昌憲兵隊等部。

（乙）殲敵地方政權及地方軍番號：

河南省第五專員公署、河南省第五專員區保安司令部及其一個保安團，河北省第十四專員公署、河北省第十四專員區保安司令部及其特務營，東明黃河河防指揮部，魯山、許昌、東明、考城、臨潁五個縣保安團全部，許昌、魯山、蘭封、東明、濮陽、清豐、南樂、廣平、大名、考城等十個縣政府，蘭封、荷澤兩縣「還鄉團」、人民服務總隊及荷澤縣大隊三個中隊，開封專署集訓總隊一部，交警第十七總隊一個大隊又一個中隊，平漢路護路隊一部，民權、尉氏、朱仙鎮保安隊各一部。阻擊整五師、整七十五師，狙擊整二十師，砲擊荷澤城守敵整六八師，各斃傷其一部。以上合計，生俘蔣匪河北省第十四專員區專員兼中將保安司令丁樹本，暫二十四師第五旅少將旅長陳扶民，河南省第五專員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凌非湖（前誤爲凌裴潮），第五兵團少將副參謀長鄒炎，二十六軍少將參謀長沈文翆，整四十師第三十九旅一一五團上校團長羅延瑞，中校副團長韓斌，暫二十四師第五旅第一團上校團長劉勳甫，第二團上校團長楊尚志，整六八師一八一旅五四三團上校團長宋尚志等以下官兵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斃傷整三師第二十旅少將旅長譚嘉範以下官兵一萬零九百五十名，共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名（內蔣匪地方軍等九千二百七十二名）。

（丙）先後克復許昌、新鄭、長葛、中牟、蘭封、東明、考城、民權、單縣、洧川、陳留、通許、杞縣、尉氏、鄢陵、上蔡、商水、息縣等十八座縣城及周家口、柳河集、朱仙鎮、逍遙、新西華等市鎮數十處，攻佔隴海路柳河、李壩、野雞崗、內黃、圃頭、蘭封、羅王、賈營、郭莊等十個車站及平漢路謝莊、新鄭、和尚橋、蘇橋、許昌、大石橋、孟廟等九個車站，並解放平漢、隴海鐵路兩側二十餘縣廣大鄉村與人民。

（丁）繳獲：重砲（十五公分口徑）兩門，美式榴彈砲（十公分五口徑）兩門，野砲六門，山砲二門，九二步砲八門，戰防砲八門，迫擊砲六十七門，六零砲七十二門，火箭筒三個，榴彈筒、擲彈筒一百零七個，戰防槍四十九支，輕重機槍八百三十六挺，湯姆槍、加拿大二百六十七支，卡賓四十四支，衝鋒機三支，長短槍一萬三千零五十八支，各種子彈一百四十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三發，各種砲彈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發，手榴彈六千二百五十一顆，電話機一百五十四部，電台三十六架，騾馬九百八十四，馬車二十輛，汽車三十四輛，洋麵兩千袋，大米三百餘萬斤，小米兩千餘噸，汽油二千三百桶，車廂一百五十四個，擊毀汽車五十一輛，擊斃戰馬四百餘匹，炸毀火車頭四個，破壞平漢鐵路謝莊車站至許昌，隴海鐵路柳河車站至郭莊車站（開封近郊除外）共長四百五十華里，並摧毀全部鐵橋及車站、水塔、電話桿，拆毀全部枕木。

×　×

綏蒙地武四七年戰績
殲傅閻匪三千六百餘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綏蒙軍區司令部發表一九四七年全年軍區地方武裝戰績（綏蒙武裝戰績不在內）：大小戰鬥一百八十七次，殲傅閻匪軍三千六百一十九名，其中擊斃傅匪上校副司令田占海、特務隊長湯萬玉及右玉僞縣長以下官兵一千零四十四名，擊傷營長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五十九名，俘補訓一零一師二團上校團長李思誠、騎一縱隊代理團長任國鈞以下官兵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內有日籍軍官閻匪野戰九大隊（日軍與警察合編）代少校大隊長吉田（華名李士傑）以下六名。繳獲步馬槍一千一百一十七支，短槍七十九支，加拿大式衝鋒槍九支，輕機槍四十五挺，重機槍三挺，迫擊砲三門，六零小砲兩門，擲彈筒十二個，望遠鏡八付，電話機三部，電綫六千五百四十八斤，蔣幣三千八百餘萬元，戰馬四百四十四匹，奪回糧食二百八十二萬餘斤，牛驢等三百一十九頭，猪羊六百二十六隻，擊毀汽車一輛，繳獲汽油三十餘桶。收復平魯、清水河兩座縣城（清水河又被敵重佔），摧毀匪鄉公所六處。

富農劉永珍
偷被接收的山藥
群衆查住叫賠償

（興縣訊）三區莊月村富農劉永珍，叫他兒劉貴生去偷已被群衆接收的山藥蛋。被貧農魏明旺發覺，大家把他叫來質問，劉永珍假眉三道的說：「一不知叫誰偷去了。」後來農會開會研究，追問他兒，就承認他爹叫他去偷的，偷了四籮頭。大家決定叫他如數賠償。（仲一）

前綫記者評平漢隴海戰役：
我完全掌握戰略主動與優勢
將加速完成下次戰略展開準備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前綫記者報導平漢、隴海戰役的特點說：

（1）解放軍贏得了戰略上空前的勝利。表現在豫陝鄂、豫皖和蘇魯豫皖三大解放軍在廣大地區上會師，並協同作戰，完全掌握了戰略上的主動和優勢，開闢了縱橫一千多里機動作戰的戰場，把新解放區的邊沿迅速擴大到蔣匪的心臟地帶，這對於粉碎蔣賊的「重點防禦」和加快完成解放軍下次戰略展開的準備，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解放軍在這次戰役中，斬斷了蔣匪內戰大動脈平漢南段，並再次破擊隴海路，孤立和包圍蔣匪河南省城開封，不僅嚴重威脅戰略指揮中心鄭州，而且奪取了鄭州信陽間蔣匪的屯兵基地許昌、漯河、駐馬店等重要城鎮，殲滅幾萬名蔣匪的有生力量，打亂了中原蔣匪軍的整個部署。尤其是第五兵團，自從司令部和整三師全軍覆沒，二十師遭殲滅性打擊後，全兵團已大部喪失了戰鬥力。蔣匪主力整五師東奔西跑，被打得焦頭爛額，損失幾千人，逼得邱清泉不敢增援鄭州、開封，拖着疲困的部隊，在亳（縣）鹿（邑）淮（陽）太（康）地區兜圈子。蔣賊看到形勢緊急，被迫在十二月底從大別山「重點防禦」部隊中，抽調整九師、整十師、整十一師等部，救援平漢路，蔣賊的所謂「容心戰術」已完全破產。由於平漢、隴海兩路被破壞，鄭州、開封等大城市被孤立，蔣賊今後必須分出機動兵力，去守備這些城市，因而兵力將更加分散和削弱，而解放軍也就更加容易一一殲滅敵人。

（2）蔣賊的兵力不足和軍心厭戰，已達到更嚴重的地步。這次戰役前，守備平漢、隴海兩綫路的幾乎全是被殲的殘餘部隊和偽雜保安團隊等，沒有多少主力。守許昌的整四十師三十九旅一一五團和守關封的整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五團，都是三次被殲滅的，整三師和獨立二十六旅一部，也都是二次被殲滅的。它們在被殲後雖然也補充過，但兵員武器仍很缺乏，例如三五五團新抓壯丁，沒有槍，才學開步走，獨立二十六旅的砲兵部隊有兵沒有砲，騎一旅的重兵器營卻是有砲沒有兵，是個空頭建制。這些部隊中，有不少官兵是曾經被解放軍活捉後又放回去的，他們的內心都不願替蔣賊送死，因此戰鬥力很弱，多數是一碰就垮或是稍微打一下就繳槍投降。有好多蔣軍在被包圍後，成班、成排、成連有準備有組織的放下武器，甚至連蔣賊嫡系整三師第三旅第八團團長陳德生，也親率全團官兵，在西平火綫上投降。三五五團士兵有的一聽到槍響，就做好投降用的白旗，有不少槍口還封蓋着。在解放軍繳到的武器中，證明蔣匪士兵一槍沒打，就放下了武器。解放軍打進許昌時，蔣匪某軍官停止指揮戰鬥，放下武器，靜坐在屋裏，等了解放軍五個鐘頭，他說：「我們不知道爲誰打仗，與其打死，不如早些放下武器。」暫廿四師第五旅少將旅長陳扶民被活捉時，跪在解放軍指揮員面前，哭着說：「我是戰爭罪犯，聽憑處理」，並說他的被活捉是「早在預料中，只是時間遲早問題。」這是蔣軍將無鬥志厭戰思想新的發展。

（3）解放軍經過土改學習訴苦運動後，階級覺悟空前提高，紀律特別良好，行軍力和戰鬥力大大增強，在戰鬥中表現了英勇頑強的英雄主義。某部一夜急行軍一百三十里，以一個團追殲敵騎一旅於官仁磐，某部在遂平東金剛寺戰鬥中，四個鐘頭內全部殲滅敵整三師二十旅。在攻勢開始幾天內，解放軍每天拿下幾座縣城，前進一百多里，用兵的神速，使敵被活捉後還不知道解放軍是從那裏來的。至我軍之紀律嚴明，愛護百姓，業已盡人皆知，故各部入城後，商店均照常開門營業。我軍並實行開倉濟貧，僅許昌、漯河兩城市，在解放後數天內，即發放救濟糧三四百萬斤，十餘萬貧苦人民獲得救濟。解放軍處處受到廣大人民的熱心擁護，當我軍進駐許昌、陳留時，學校學生列隊歡迎，高呼「人民解放軍萬歲！」更有許多農人、工人和青年學生，自動要求參加解放軍。

我豐涼騎兵一個半月內
殲搶糧抓丁傅匪百餘
大同我軍某部殲閻匪二十餘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我豐涼騎兵反擊搶糧抓丁傅匪，一個半月內（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四戰四捷，殲敵一百二十八人，除斃傷外，俘虜匪副隊長以下六十三人，繳獲輕機槍三挺，步槍八十四支，子彈一千六百餘發，手榴彈四十四個，戰馬四匹。十一月十一日，懷仁閻匪保警隊百餘人到城南安大莊搶掠，被我追至清水河村，大部殲滅。十一月十八日，左雲傅匪門樹槐部百餘人到城西雲陽堡搶劫，與我遭遇，匪不戰而逃，我尾追十餘里，俘其人、馬、槍械各一部。十二月八日，左雲匪保警隊三十餘人到城北之曹家窰子一帶搶掠，被我包圍，經三小時戰鬥，被我全部殲滅。十二月二十八日，殺虎口反動地主組成之「老財隊」二十六人，企圖出發搶劫，剛出城五里，即與我軍遭遇，僅半小時戰鬥，即將敵全部殲滅，無一漏網。（志國）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大同高山鎮閻匪三十八師三營一個連七十餘人，於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到馬家[illegible]搶劫，被我某部伏擊，戰鬥約廿分鐘，匪被擊潰，斃傷十八名，遺屍十二具，俘虜三名，繳獲步槍八支，子彈八百八十發，手榴彈十二個，刺刀五把，戰刀一把，我僅輕傷二人。

窰工「老羊」辦喜

楊勁　劉一中

不知底細的人，都以爲「老羊」是姓楊，其實他的名字叫穆俊海。小時，因他是屬羊的，所以奶名叫「羊」，以後上年紀了，認識他的人便都叫他「老羊」。

「老羊」今年五十三歲，從十七歲上起，就靠下窰過活，直到如今還是下窰。三四年前他的老婆就病死在娘家。

他每天四更天就要下窰，門上有一把鎖子，替他看着家，掏完煤回到家裏時，担水、尋柴、洗鍋、做飯不論什麼事，都得他自己幹。要縫補個衣裳時，非得請人家幫忙不行。到冬天，成天家燒不上火，房子時常是冷冰冰的。過上一夜，第二天不明就又走了。就這樣「老羊」渡過了三四年的獨身生活。

「老羊」住的御林後田家溝，有另一個老婆婆，叫王心愛，五十五歲了。她的兒子被日本人用鐵棍打死，兒媳已另行改嫁，老漢今年害了大肚病死了，全家只留下一個三歲的小孫女和她。家有六垧山地，沒人鋤鬧，過不了日子，窮的不說，就連個担水、扭炭的人也沒。「黃菜把把苦菜根，孤寡人碰上難心人。」

最近「老羊」和閭上貧僱農們一搭開會評成份時，各講各的苦楚，談到「老羊」和王心愛時，姓楊的工作員插了一句說：『兩個合作到一搭，不是兩家方便嗎？』這一提，大家就紛紛議論起來，都說：再好也沒有啦，真是窮人翻身辦好事啦！當即徵求了「老羊」的同意，會後又說服了王心愛。

十二月三十日那天，閭上貧僱農決定從鬥爭果實中抽出幾升小米子給他，前田家溝另外兩個閭上貧僱農也派了兩個代表，幫助「老羊」辦成了喜事。從此，「老羊」有人給縫衣做飯；王心愛也不愁沒水沒炭了。